

儒林外史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六版

儒林外史

（洋裝一冊定價
平裝二冊定價）

外埠酌加郵費

句讀者 汪原放

印行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西藏中路四七五弄六號

不許
照樣
翻印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儒林外史目錄

- 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
- 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第四回……薦亡齋和尚吃官司……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第五回……王秀才議立偏房……嚴監生疾終正寢
- 第六回……鄉紳發病鬧船家……寡婦含冤控大伯
- 第七回……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第八回……王觀察窮途逢世好……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第九回……婁公子捐金贖朋友……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魯翰林憐才擇婿……遯公孫富室招親
- 第十一回……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 第十二回……名士大宴鶯脰湖……俠客虛設人頭會
- 第十三回……遯脫夫求賢問業……馬純上仗義疎財
- 第十四回……遯公孫書坊送良友……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 第十五回……葬神仙馬秀才送喪……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 第十六回……大柳莊孝子事親……樂清縣賢宰愛士
- 第十七回……匡秀才重遊舊地……趙醫生高踞詩壇
- 第十八回……約詩會名士攜匡二……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 第十九回……匡超人幸得良朋……潘自業橫遭禍事
- 第二十回……匡超人高興長安道……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 第二十一回……冒姓氏小子求名……念親戚老夫臥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 第三十四回……議禮樂名流訪友……備弓旌天子招賢
- 第三十五回……聖天子求賢問道……莊徵君辭爵還家
- 第三十六回……常熟縣真儒降生……秦伯祠名賢主祭
- 第三十七回……祭先聖南京修禮……送孝子西蜀尋親
- 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深山遇虎……甘露僧狹路逢簪
- 第三十九回……蕭雲仙救難明月嶺……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 第四十回……蕭雲仙廣武山賞雪……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 第四十一回……莊濯江話舊秦淮河……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 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說科場……家人苗疆報信息
- 第四十三回……野羊塘將軍大戰……歌舞地酋長刼營
- 第四十四回……湯總鎮成功歸故里……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 第四十五回……敦友誼代兄受過……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逃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附錄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必要查細些，不可移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忽忽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拏出一張牌票來看了，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着。

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

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寧國府

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

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

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個僮相進來。鮑廷璽插着花，披着

紅，身穿紬緞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

着補服，出來陪妹婿。吃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細說。

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吃。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

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

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

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

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荏。他父親是個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

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曾有甚麼弊竇。」

此時季守備才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個老梨園脚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

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

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

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

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

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吃了一餐酒。

考案首的兒子季桂，也出來陪坐。

鮑文卿見他是一

個美貌少年，便問：『少爺尊號？』

季守備道：『他號叫做葦蕭。』

當下吃完了酒，鮑文卿

辭了回來，向向知府着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將來不可限量。

又過了幾個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

鮑文卿父子兩個

慟哭。

向太守倒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

你小小年紀，我將

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

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

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

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守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

恰好向太守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

卿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

身上。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

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

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

自有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着，擎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你在我這裏

一年多，並不會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着實過

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擎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

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

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

銀子。你若不受，把我常做甚麼人？」鮑文卿不敢違拗，方才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

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洒淚告辭。向道臺

也揮淚和他分手。

鮑文卿父子兩個，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剩下的，家裏盤纏。

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

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爹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

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陛見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

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個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

『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

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還有些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吃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船生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擎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

那管家茶也不會吃，忽忽回船去了。

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喪事已畢。

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曾來看老太太，老太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細，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個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

當下吃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廷璽，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

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才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副，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探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廷璽，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

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要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

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吃茶。次日，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腳。

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吃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

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吃飽了和你說。』

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拏進茶館來同他吃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

天孚道：『慢些，待我吃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吃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莫不是

那家要娶他？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要進門，就要一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

的？』

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

哥不成人，賭錢吃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

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

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他真正是

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獸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